

曾文正公奏稿

足本大字



第一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曾文正公奏稿 卷首

上諭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迭著助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寧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臣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

二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上諭：前據穆騰阿等並梅啓照同日奏到，曾國藩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

查明具奏，候旨施恩。茲據何環歷陳會國藩公忠體國，懋著賢勞，覽奏尤增悼惜。何環原摺著暫行留中，卽將該故督之孫何名、年歲若干，查明具奏，再降諭旨。欽此。

三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會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環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環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會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環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會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湖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懃。會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環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諭賜祭文

一
朕惟功懋懋賞，信主表延世之勳；思贊贊襄，雕俎厚飾終之典。爰申勞奠，用賁絲言。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賦性忠誠，砥躬清正。起家詞館，屢持節而掄才；游陟卿曹，輒上書而陳善。值皇華之載賦，聞風木而遄歸。忽鄉鄰有鬪之頻驚，潢池盜弄，懷戰陣無勇之非孝；墨經師興，奇功歷著於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等酬庸，錫侯封於帶礪；雙輪曳羽，影翠影於雲霄。重鎖鑰而任北門，百僚是式；還敬戒而惠南國，萬衆騰歡。方期碩輔之延年，豈意遺章之入告。老成忽謝，震悼良深。頒厚賻於帑金，遣重臣而奠醴。特易名於上謚，贈太傅之崇階。列祀典於昭忠賢良，建專祠於金陵湘渚。彝章載考，初祭特頒。於戲！天不憖遺一老，永懷翊贊於元臣；人可贖兮百身，用寄咨嗟於典冊。靈其不昧，尙克歆承。

二

朕惟位兼將相，仗經文緯武之才；氣壯山河，懋崇德報功之典。爰陳芳奠，用獎成勞。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初聯班於玉署，芸省蜚聲；旋獻賦於鑾坡，芝坊晉秩。疊司文柄，先蜀郡而後洪都；頻進讜言，因疾風而知勁草。卿階超擢，荷先朝特達之知；忠悃彌摠，篤臣子靖共之誼。乃乘輅而奉使，旋持服以去官。值粵逆之紛來，遂楚軍之創立。援墨經從戎之義，俾移孝以作忠；勵丹心報國之誠，每出奇而制勝。選將不拘常格，募壯士於三科；分軍屢拔逆巢，輻長城於萬里。秩隆總制，

節授專征。洎朕寶祚誕膺，皖江告捷。特晉鈞衡之位，仍持旄鉞之權。掃穴擒渠，告成功於建業；酬庸錫爵，膺懋賞於通侯。疊翠羽以增輝，賁黃裳而耀采。未幾畿疆移節，藉修三接之儀；既因南服需才，仍洩兩江之任。方冀長承湛露，恩眷優隆；何期遽隕大星，老成彫謝。覽遺章之入奏，震悼良深；予卹典以從優，哀榮式備。諭重臣而致奠，給國帑以治喪。崇階贈太傅之銜，秩祀永賢良之譽。並專祠之分建，宜世爵之欽承。特沛丹綸，增光青史。謚爲「文正」，允副嘉名。於戲！日贊黃扉，勳業永思；夫補袞，風淒丹旆，愴懷倍切於騎箕。歆是苾芬，榮茲俎豆。

諭賜入祀賢良祠祭文

聞鼓鑿而思將帥，每深良弼之懷；治馨香而感神人，用永明禋之報。崇祠載列，元祀攸隆。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蔚儒宗，忠全令德。早入承明之選，玉尺提衡；游躋卿貳之班，冰壺擊操。歷華省而謙言屢上，議禮制而正論無阿。迨奉諱以旋湘，迺盡哀而廬墓。值戎車之告警，奮集鄉兵；爰墨經以誓師，恪遵朝命。勇呼爪士，率長沙子弟以先來；捷奏膚功，挽半壁河山而永定。綸扉懋贊，總制仍兼；雙輪揚上將之華，輝增翠羽；一等錫通侯之貴，服稱黃桂。延爵賞於後人，畀官銜於太保。節制甫資於北道，旌旄旋轉於南方。歌遵渚而人望鴻飛，奠長江而民爭蛾伏。范希文以天下自任，志事終酬；李西平爲社稷而生，身名俱泰。江淮流惠，草木知名。方倚元老以圖功，忽偃台星之斂耀。披章軫惻，厚禮飾終。晉太傅之崇封，易嘉名於上謚；念經天而緯地，斯謂之文；繫輔世而長民，爾身克正。允表賢良於京國，瞻懷耆舊於湖湘。廟貌聿新，燕嘗罔替。有功德於民，則祀；尙念典型，惟俎豆之事嘗聞，載頌芬飴。昭茲休渥，式克欽承。

御製碑文

朕惟台衡績懋，樹峻望於三公；鐘鼎動垂，播芳徽於百世。寵頒紫綬，色煥丹珉。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秉性忠純，持躬剛正。闡程朱之精蘊，學茂儒宗；儲方召之勳猷，器推公輔。登木天而奏賦，清表風規；歷芸館而遷資，誠孚日講。屢持使節，兼校春闈；洊擢卿班，允諧宗伯。湖建言之直節，荷殊遇於先朝；凡茲靖獻之丹忱，早具忠貞之素志。乃突來夫粵匪，俾訓練夫楚師。拔岳郡而克武昌，功如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援枹。兩江尊制府之權，九伐重元戎之命。朕丕承基緒，眷念成勞，榮銜特畀，以青宮峻秩，更登諸黃閣。辭節制於三省四省，彌見寅恭；精調度於湘軍淮軍，務嚴申令。聯蘇杭爲犄角，堅壘同推；倚昆季爲爪牙，逆巢直擣。金陵奏凱，慰皇考知人善任之明；玉詔酬庸，褒元老決勝運籌之略。旣析圭而列爵，亦疊翠以彫纓。旣而畿輔量移，因之闕廷展覲。汲黯近慙，實推社稷之臣；楊震厚遺，無慚清白之吏。惟是瘡痍未復，每廛念乎天南；鎖鑰攸司，仍邁歸於江左。方謂功資坐鎮，何期疾遽淪殞！贈太傅而階崇，祀賢良而譽永。專祠徧祭，世賞優頒；易名以表初終，覈實允孚。「文正」於戲松楸在望，倍懷麟閣之遺型；金石不磨，長荷鸞綸之錫寵。欽茲異命，時爾豐碑！

國史本傳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反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之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助之以學，以痛懲褻凌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助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譬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

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畝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廿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彙呈，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鞭撻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忡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敷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

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此考察之法也。一奏入，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特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隊勦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勦賊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勦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勦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巡撫。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與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與國、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蘄州賊來犯，再破之。會塔齊布復與國、大冶，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蘄州爲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礮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二隊備爐、剪、椎、斧，剪斷鐵鎖，賊礮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二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

隊駛而下追，及於鄔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尸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鎮、富池口、營壘，蘄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上以國藩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鏢各一。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爲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爲兩。五年，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適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年，賊酋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勦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寧、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上諭：「曾國藩見在江西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

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一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啓江追勦信豐之賊。九年，啓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諭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籌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寧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宜規廬州。」奏入，上是之。十年二月，賊會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爲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悍賊數萬，據安慶，久不下。曾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爲銅陵及泥汝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賞太子

少保銜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諭曰：「前命會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會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并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爲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會國藩復陳下情，言現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會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會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會國藩之悃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務以軍事爲重，力圖攻勦，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會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扼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寧紹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

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一奏入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下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閭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會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卻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洲長江肅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上諭「會國藩自成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會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會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并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進秩有差。」一時捻匪倡亂日久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勦辦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會勦五月賊竄雒河集國藩駐臨

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時捻酋張總愚任柱牛落紅及髮逆賴汶光，擁衆十數萬，條分條合。八月，國藩遣銘傳敗之潁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勦。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昭慶鼎新敗之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寧陵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亳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潁州周口，羣賊合距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璧。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徐州。時賊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隄守沙河，上至朱仙鎮，隄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旣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止，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進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保常新之氣。」六月，遣松山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汛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九月，遣松山宋慶大破之南陽新野。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國藩自陳病狀。七月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勦捻事宜。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

前兩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上諭：「會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各軍，尤須會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江督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強回任，辜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籲請仍開各缺。」上諭：「前因會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請以散員自效，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會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會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卽懷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廬念。」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皆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十二月，捻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滯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從之。二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見調任山西，請暫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上諭：「會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良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練軍所當參用者。一曰文法宜減，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

規祇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儉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以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闕，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每兼小貿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即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爲十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定萬人，以副朝廷殷